

◎盛世华光

征文启事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华文作品版今起开设“盛世华光”栏目，面向海内外读者征文。文章体裁为散文随笔、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作品须以真情实感、生动优美的故事展现祖国欣欣向荣的新貌，表现新时代人民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的精神面貌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表达对祖国大好河山、优秀历史文化的热爱之情。

——编者

故乡

在南海之滨

姚 船（加拿大）

加拿大华人来自天南地北，在异国他乡相遇。同是华夏儿女，黄皮肤，黑眼睛，默默中心灵相通。初次见面，总会客气问一声，“您从哪里来？”我会回答：“汕头，在南海之滨。”

故乡汕头，位于北回归线上，是一个四季如春美丽的滨海城市。转眼间，我在多伦多居住已超过40年，比在汕头生活的时间还长，但对汕头的感情和印记，却从未淡薄。正所谓酒越久越醇香，人越老越思乡。故乡的变化始终牵动着游子的心。

我喜欢与故乡朋友通电话，聆听那熟悉亲切的声音。尤其是少年时代曾一起读书、无拘无束玩耍的同学。虽然大家“鬓毛已衰”，但乡音未改，还是那样纯真朴实。听他们娓娓道来，日子从容惬意，城市日新月异，大家小时候的愿望憧憬正逐步实现，全身像夏日沐浴着清凉，舒心悦快。

去年，他们告诉我，为迎接亚洲青年运动会在汕头举行，那里新建和改建了23座体育场馆，其中可容纳几万观众的主体育场，设施达到国际水平。我兴奋不已。不久，在本地电视台转播的《今日广东》节目中，看到这座崭新建筑矗立眼前，更加思绪万千，回忆如潮水般涌来，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浮上心头。

还是读中学时，我喜欢踢足球，是学校少年队成员。那时很缺乏体育场，训练只能在操场的角落。放学后，大家留下分成两组，摆几个书包作球门，混战到日落西山才回家。待到有校际比赛，才能到市里的足球场亮相。

先是在中山公园内，后在人民广场。说是足球场，其实只是一片宽阔的硬土地，平时只见木制球门，像直立的订书钉，孤零零插在那里。要比赛了，临时用白灰划上边界、中线和禁区。虽然简陋，已是城市可作正式比赛的唯一地方。

我想，什么时候汕头能有一个像样的球场，让球员安心比赛，让观众舒服欣赏？直至我离开故乡，人民广场仍然是市民观看足球赛必去之地。

如今，一个国际标准的大球场已矗立在故乡。虽然，前些年那里建了好几座运动场馆，还曾举办过单项全国性体育比赛，不过，像这次大规模兴建符合国际标准的全套体育设施，可谓空前壮举，是汕头体育事业发展的里程碑，怎不叫人心眼里感到畅快！

其实，在我离开的这些年，除了体育设施，故乡的城市建设也逐步走上快车道。2000年，我回国去云南参加文学活动，后到汕头一走，既熟悉又崭新的面貌，令我惊叹不已。下飞机被老同学接回家中安置后，我要他们用车载我到海湾大桥上溜一溜。

汕头是一个港口城市，蓝色的海湾把市区与对面的磐石风景区隔开，以前来往全靠渡轮。小时候，戴红领巾的我们，每逢春假踏青，学校都会组织到磐石山春游。每每我既兴奋又担心，因为晕船。渡轮碰上小风浪，有点颠簸，十几分钟船程，令我难以忍受。

一上岸，同学们像出笼小鸟，飞奔到约定的集合地点。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问老师：“我们去中山公园玩，走过小溪上的桥就进去了。为什么这里不建一条长长的桥，让大家可以走过来？”老师对我微微一笑，没有回答。

这一幕深深印在我脑海。年复一年，长长的海湾大桥终于在眼前出现了。车子一上桥面，眼前顿时无限开阔，前面是郁郁葱葱的磐石山，后面是市区座座高楼大厦。蓝天白云朵朵，碧海浪花簇拥，海鸥在货轮和帆船之间高飞低翔。我打开车窗，深深吸了一口气，故乡那暖和潮湿的海风仿佛在全身回荡，顿觉心旷神怡，旅途的疲累一下子消失殆尽。

同行的老同学告诉我，有了海湾大桥，不但利于旅游，更重要的是广（州）汕（头）公路来往车辆，不必再用船过渡，可直接进出城市，方便快捷。

今年春节，我在加拿大与故乡朋友通话，他们又告诉我，汕头海湾下面的海底隧道建设正如火如荼进行，预计今年可竣工。我有点惊讶：“海湾不是已先后建了三座大桥吗？”那边回道：“以后，刮台风下暴雨也不怕了。”

故乡啊，我以前的祈望一一实现，你在按照新时代的步履前进，你越来越焕发着青春气息！

悠长的岁月，牵着我长长的思念。久居加拿大，南海之滨的故乡仍时时温暖着我。汕头，是我心中最美的名字。

崇明岛上玫瑰

叶 梅



很久以前，崇明岛并不是一个岛，但它已在海洋的深处埋有根基。亿万年间，沉默耐心地等待那些小小的沙粒由遥远的江水挟裹而来。从青藏高原发源的长江，经由几度推山倒海的剧变，穿切黄土、红土、青土颜色不一的高山峡谷、丘陵和平原，向东流去，归入浩瀚的海洋。它一路呼啸而行，泥沙滚滚，它是决意要将陆地的气息带进海洋吗？它是知道那里有着长久的等待吗？

我出生于长江三峡巴东，从儿时到年长，曾多次站立于三峡岸边，看大江东去，一心向往它远去的地方。记忆中那滔滔江水浑黄如泥，浩浩荡荡，一刻也不停歇，似乎承载着不可推卸的使命而步履匆匆。那时我难以想象，它在完成最后的行程之后不仅只是扑向大海，还会落地生根，于大江与海洋的相通之处催生出一片沙洲，随之成为一个岛，一个如今形状如巨人脚印的岛。直到我踏上这片土地，才明确知晓，崇明岛正是新长江三角洲发育过程中的珍宝。你看那长江奔泻至入海口，宽袍大袖地减缓了流速，而几里挟带而来的泥沙也终于如雪花飞降，于河的深处找到了归宿。那些细小到肉眼都无法看清的沙粒经过了漫长时光的沉淀，极其耐心地日积月累，在无声无息中，于长江口南岸抹画出宽阔的滨海平原，同时又在江海之间形成了珍珠般的沙洲。

原来，积沙成岛。相比之下，集腋成裘、积土成山都只能算是一般的功夫了。在这里，崇明岛经历了亿万年的积淀，又经历了千余年的涨坍和重组，成为江海的宏大叙事之一。

2021年，我在秋风吹动江涛的日子里来到崇明岛，沿岛行走时，面朝江海连片的水面，不免遐想远途而来的泥沙就在眼前这摇曳的波涛之下，多少年无怨无悔地随着浪潮的推移，时而堆积、时而滑落，它们在散漫与凝聚之间，由无数次偶然走向必然，最终密不可分地凝固在一起。崇明人将这些盘结在水底下的沙礁称为“铁板沙”，它们已然化沙为铁，从泥沙俱下的微不足道变为这座岛屿以支撑的基石和筋骨。

秋风一阵阵吹过，江海之间的波涛传来细碎的回响，若不凝神去听，在这人声嘈杂的岸边根本感觉不到，但我却分明听见了，那切切的、自大海深处一层层传递过来的絮语，漫延着，经久不息。那一定潜藏着某种历史的回声。在水与岛拥偎拍打之间，时光悄然而过，倏忽千年，你不禁会悟到，人只有与自然不离不弃，以无穷的耐心代代相守，才会有岛之今日。

二

一群穿着鲜亮的上海人在岸边照相，那里立着一块巨石，上刻“崇明海塘碑记”，碑朝大江，背后是车水马龙的街道



在人们翘首以待的期盼中，春天与解冻的溪流、泛青的绿草、盛开的花朵携手而来，大地敞开宽阔的胸怀，呈现出万紫千红的色彩。各种花讯接踵而至，迎春花、桃花、杏花、梨花、油菜花竞相开放，争先恐后地向人们报告春的消息。人们脱去冬装，感觉精神一下提振了许多。

朋友邀我去豫西鄂山的孟津区铁炉村参加梨花诗会。当汽车开进铁炉村，只见田间地头、溪旁路边，一树树雪白的梨花，纷纷向人们微笑致意。沿着村委会西侧的水泥路前行，我看到梨花错落有致地在峭壁上竞相怒放，那千树万树盛开的梨花，好似雪白的浪花，又像朵朵凝固的白云，层层叠叠、一望无际地顺着山岭铺展，让人惊艳。

孟津梨近闻名，每年瓜果飘香时节，我总会上到市场上买一些品尝，但专程到孟津观看梨花，还是第一次。虽然在来赏花以前，我想象过梨花的繁盛，可到了现场，目之所见，还是远远超过了我的想

和楼房。岛上有滩涂良田，也有人烟稠密的市井高楼，人们称崇明岛是上海的后花园，如今有了交通的便捷，从黄浦江来此如穿梭一般。

走进崇明博物馆，可清晰地看到动态的崇明岛历史绘图。唐朝时，它只是两枚大江与海洋孵出的绿色蛋卵，人们知道它们是沙的结晶，于是称它们为东沙、西沙。到了宋代，江口又出现了新的两枚沙洲，并有了人烟和姓氏，便叫做姚刘沙。之后渐渐地，浮出水面的沙洲接二连三，就像一个新生的孩子，逐一面世。

大江是孕育这群孩子的母亲，大海则是接纳它们的父亲，那一个个于江海怀抱中诞生的沙洲，正是长江和大海完美结合的新生命。它如婴儿一般渐渐长大，经过元朝、明朝，到清朝时，那些分散的沙洲日益丰满壮实，最后终于联成一体，成为一个长200里、宽40里的大岛。那是由好些个“沙”积聚而成的。日隆沙、永安沙、平安沙等30余沙，这些“沙”的名字，都是从四面八方挑着担子、扛着织机和锄头到此谋生的打鱼人、种田人、织布人叫出来的，那是他们对脚下宝贵的土地及未来的满心期待。他们或许是因为逃荒、避乱，或许是相中了沙洲土地的肥沃，江海的宽阔，总归是一代代扎下根来，在岛上生生不息。

江海孕育了大岛，江海之间的崇明岛，每日昼夜要接受两次潮汐的奔涌，平顺时只是掀起齐腰深的波浪，而狂放时则高达数丈，大有吞噬摧毁一切之势。岛上历代兴建的土城不得不数次迁徙，自元代到明代，已经历了五迁六建。

尽管如此，这座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击岛，中国第三大岛，有着诱人的平展肥沃的土地，可以采盐，可以种稻，可以眼见那些蓬松的芦苇、看似柔软却也如刀剑的关草、丝草装点着河边路旁、岸坡、田间，种什么长什么，即使灾荒年月，也会有摘不尽的野菜、沟渠里随手可捧的小鱼小虾用来果腹。那是可以养育万物的土地，正所谓“九州美壤”。

“九州美壤”，这句专门形容崇明土地的词，听来让人爱极了，出生于崇明岛的诗人徐刚说是写在崇明县志里。崇明人好

学，留下的诗里便有“江左文风擅古瀛，茅檐随处读书声”，自古以来崇文尚教，历代科举人才辈出，这一句“九州美壤”便道出了崇明的根基。长江一路奔流，两岸该有多少肥土玉沙，养育得一路奇花异草、五谷飘香，“长江几千里，万折必归东”，随大江汇聚于此化作了良田沃土，好一派九州美壤。

三

岛的天然与人的辛勤相得益彰，崇明岛上好风景。这座满载着中华大地基因的沙岛，经历了千年沧桑，如今智慧地选择了“生态立岛”的未来，定位于建设“世界级生态岛”。

经营绿色农业、生态产业，如今在崇明岛已成热门话题。从前，岛上的居民多以渔樵为生，种植水稻、麦子、玉米、豆子、棉花、香料和中药材，以及薯类、瓜果和蔬菜。崇明的棉花尤其享有盛名，早年民谣里有“织机声彻夜相应”之说，可见崇明人的勤劳，也可见此地的棉花及纺织在上海、江苏、浙江各地供不应求。但在今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崇明岛已成为国际大都市上海最为珍贵、不可替代的生态空间，经过多年努力，岛上的产业转型与民生福祉已得到双提升，水、土、林、气、滩的生态环境良好，生态、生产、生活可谓“三生共赢”。

九州美壤，滩涂广阔，供养出百余种可食用、药用的草类，常见的有益野草、苍耳草、佩兰、泽漆草，还有被诗人经常吟诵的芦苇、苦草、粉黛乱子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样的诗情画意近年重新再现。人们说，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好不好，先看鸟是不是往那里飞，鱼是不是往那里游。如今，崇明岛森林资源和滩涂资源大幅跃升，在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座中国规模最大、最为典型的河口型潮汐滩涂湿地上，有丹顶鹤、天鹅等珍稀鸟类，每年都会有290多种、超过100万只鸟在此栖息或过境，受到众多国内外鸟类学和生态学研究者的关注，被世界自然基金会列为具有国际意义的生态敏感区和全球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地

区之一。近年来，崇明岛还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人居署、粮农组织、教科文组织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生态、科研、农业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合作交流。

我们上岛前不久，岛上刚刚举办了第十届中国花博会。为了抓住举办花博会的机遇，崇明默默蓄力，用3年的筹备时间实现了这座生态岛的美丽蝶变，通过“四横七纵”基础设施的建设，环岛景观道等一批骨干路网四通八达；同时修复河道生态和人居环境，呈现出“白墙灰瓦坡屋顶，林水相依满庭芳”的乡村风貌；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全力发展花卉园艺产业，扶持现代花卉园艺生产示范基地和龙头企业，鼓励产业科研投入，智能化、精细化扶持种苗创新发展，花博酒店、民宿遍布岛上。

这次花博会，开在乡村和森林里，展示了几千个花卉品种，白玉兰、荷花、金凤菊、水仙、琼花等，花团锦簇，万紫千红，将崇明岛变成了鲜花的海洋。人们说，崇明是由中华大地一粒粒沙子聚成的，眼下又有来自全国各地一粒粒花的种子撒在岛上，越加散发出中华大地的浓郁芬芳。

我们去时已是秋天，岛上仍处处飘荡着花香，恰好住在一处名叫“海上花岛玫瑰庄园”的农庄，主人正是一位种玫瑰的人。他和他的团队采用了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种植技术，栽种了1200亩玫瑰，是应运而生的生态产业，也是华东拥有最多种植品种的玫瑰基地，其中有自研的盛政一号、中国红重瓣玫瑰，还有金线、桃香、和音等稀有品种。美丽的玫瑰经由他们的精心栽培和自主研发，已经形成了一条新型的产业链，有了食品、化妆、洗护、芳香、文创五大门类产品，可观赏、可食用、可养生，甚至还可穿戴。

行走在香气四溢的玫瑰园里，人会随之心情愉悦。你看那玫瑰花儿虽没有牡丹艳丽，也不似荷花清雅，还带着坚硬的刺，却天生一种傲然，花开得紧凑精致，就连花瓣也透着生命的力度，不显娇嫩而显高贵。

崇明岛上玫瑰，倒是随了这鸟的性情。

我回北京后，从新闻里看到上海市政府印发了《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规划纲要（2021—2035年）》，其美好愿景即在2035年，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将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样板”，并以此集萃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的真实成果。

那是令人十分向往的未来，崇明岛将成为国际大都市中的宜居乐土，无数的花儿将为此面朝大海，年年盛开。



扫码可听音频

春上枝头

赵克红

象。那漫山遍野铺天盖地的梨花，还未待绿叶吐出，便先开为快。那是何等壮观的景象啊，只要你看过一次，那场面便会被你永远储存在记忆深处，成为心中永恒的印记。

梨花冰清玉洁，不逊雪之白，不输梅之香，它丝毫不介意自己所处位置是高还是低，生存的土地是肥沃还是贫瘠，只待春风一声呼唤，全都尽情地绽放。

在古典诗词意象中，梨花多隐喻离愁别绪，“不忍卷帘看，寂寞梨花落”，形容女孩的眼泪也是“梨花带雨”。而在孟津铁炉村，我却看到梨花的另一种隐喻。在这里，梨花早已远离了古典文学作品所赋予的悲感、凄凉的形象，蓝天下，那一串串、一列列、一片片的梨花，美好、甜蜜、盛大、热烈，它们在峭壁上列队站立，规模宏大，接受着人们的检阅。

一年一度的孟津梨花诗会颇负盛名，已连续举办多届，因离诗会开始时间尚早，我走进梨园，园中有许多艺校学生在树下写生，他们心无旁骛，目光在梨树和

撑起画布间不停地游走。不远处，有一对新人正在梨树下拍婚纱照，新娘身着白色婚纱，长长的裙裾倾泻于地，宛如流动的月光，俊美的脸，在梨花的映衬下，显得更加白皙温润。她缓缓移动步履，轻盈飘逸，与一枝枝沾衣欲湿、随风微漾的梨花交相生辉。

置身梨园，一树树、一朵朵的梨花暗香袭人。这千姿百态的梨花，有的毫不保留地绽放，灿烂而热情；有的半开半合，似羞答答的少女；有的刚刚吐蕊，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还有的凝脂欲滴，热情奔放，如一只只振翅欲飞的白蝴蝶。每一朵梨花都有五六片洁白的小花瓣围拢着，这一片片小花瓣手拉手环抱着一簇簇细的花蕊。一只只蜜蜂闻香而来，围着花蕊忙碌。成群的蜜蜂、斑斓的蝴蝶、新鲜的空气、淡淡的花香、醉人的泥土气息，令人赏心悦目。

几个果农手上拿着小棍，爬上高高的梯子，在空中指指点点，如腾云驾雾的天兵天将。近前观望，发现每根棍子上都系

一小团鸡绒毛，蘸一下采集来的花粉，往梨花的花蕊中轻轻一一点，像对朵朵梨花施展魔法。我好奇地询问缘由，原来他们在人工授粉，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梨树的结果率。从那一树树梨花中，我感受到它蓬勃的生命力，“冷艳全欺雪，余香乍入衣”的梨花，孕育了果实的丰盈，从一朵朵盛开的梨花中，我看到了秋天丰硕的果实，看到了果农丰收后喜悦的微笑。

孟津梨是铁炉村的经济支柱，延伸的产业链更以一朵梨花为开端。据记载，梨树在孟津铁炉村的种植，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孟津梨曾为历代皇家贡品，素有“洛阳金橘”之美誉。不仅鲜甜可口、香脆多汁，而且营养丰富，含有多种维生素和钾、钙等元素，有降火、清心、润肺、化痰、止咳、退热等功效。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孟津梨花节，不仅为游客踏青赏景提供了一个绝佳去处，还展示了孟津特色高效农业的发展成就，绘就了果农们勤劳致富的幸福画卷。

